

廣註

四部精華

子部

第七冊

四部精華目錄第七冊

論衡精華

奇怪篇

福虛篇

問孔篇錄二則

非韓論錄一則

說日篇錄一則

亂龍篇

商蟲篇

白虎通精華

號

風俗通義精華

五霸

王陽能鑄黃金

聲音

聲隅子精華

虎豹篇

文成篇

嬾真子精華

嬾真子錄十三則

叔苴子精華

內篇錄十九則

外篇錄五則

郁離子精華

郁離子錄三則

空同子精華

化理下篇錄二則

物理篇錄三則

論學下篇錄三則

玉泉子精華

玉泉子錄八則

論衡精華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以曰姁禹母吞燕卵而生禹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圻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高逆生閭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圻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圻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報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識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圻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閭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閭背而生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免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高母燕燕卵與免吮毫同實也禹高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閭背夫如是閭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為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關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為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為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為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為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鳩雀施氣於雁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雁鵠之形大也今燕

之身。不過五寸。蓋以之望。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燔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燔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子性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為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鬪於庭。吐釐於地。龍亡釐存。積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龍。釐化為玄龜。入于後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玄龜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施氣乎。夫玄龜所交。非正。故褒姒為禍。周國以亡。以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熊來。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後問當道之鬼。鬼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熊羆物也。與人異類。何以施類於人。而為二卿祖。夫簡子所射熊羆。二卿祖當亡。簡子當昌之秋也。簡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虚之象。不必有實。假令有之。或時熊羆先化為人。乃生二卿。魯公牛哀病化為虎。人化為獸。亦如獸為人。玄龜入後宮。殆先化為人。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好異類。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蟻虱生於人也。人不好蟻虱。風天

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為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為聖高后稷不聖如聖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也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妣氏子氏姬氏則因依故空生怪說猶見鼎湖之地而着黃帝升天之說矣失道之意還反其字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其為下土乃其女旁臣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況夏殷亦知子之與妣非燕子意以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吞意以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為姓世間誠信因以為然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說彼詩言不圻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身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說感於龍夢與神遇猶此率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妊遭逢雷龍載雲雨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然夢與神遇得聖子之象也夢見鬼合之非夢與神遇乎安得其實野出感龍及蛟龍居上或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為吉物遭加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證也光武皇帝產於濟陽宮鳳凰集於池嘉禾生於屋聖人之生奇鳥吉物之為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之物之子是則光武皇帝嘉禾之精鳳凰之氣歟案帝繫之篇及三代世表禹鯀之子也禹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妃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為適草野古時雖賢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為浴於水夫如是言聖人更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實者聖人自有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

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黃帝。黃帝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為帝王。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見於物。則效於夢矣。

〔註〕

一禹母

帝王。記云。禹母吞神珠。意以。胸。而。生。禹。

二高母

高。同。契。高。母。簡狄。為。帝。嚳。次。妃。三。人。行。若。見。至。為。聖。其。那。而。取。香。之。因。

學生

三后稷

后。稷。名。棄。其。母。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折。然。悅。四。閭。音。性。五。慶。都。先。

名。生。稷。於。斗。維。之。野。

六復育

輝。本。脫。時。名。曰。復。育。

七閭樂

泰。趙。高。塔。高。令。樂。史。將。辛。十。餘。人。至。聖。夷。宮。試。二。世。二。世。被。通。

害。有。黃。雲。覆。其。上。

八伯翳

即。伯。益。佐。禹。治。水。有。功。禹。崩。以。天。下。受。益。益。避。居。箕。山。之。陽。

九龍蓀

蓀。音。時。謂。龍。所。吐。之。涎。沫。也。龍。蓀。十。蒼。頡。

黃帝時為左史。生而神聖。有四目。龍鳥獸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以代結繩之政。字成。天。雨。粟。鬼。皆。夜。哭。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為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為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為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謹而行誅乎。則庖廚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

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蛭恐庖廚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所為也惠王通譴道中何故有蛭庖廚監食皆當伏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廚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則不然彊食害己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廚監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道中大如蟣虱非意所能覺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道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也道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道中可復隱匿而彊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為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病不為傷者已知來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改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

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而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兵夫之及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域。無死亡之患。為善人報者。為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盲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當宋國乏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析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楚相孫叔敖為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即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為楚相。埋一蛇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見兩頭蛇輒死者。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生無命。在一蛇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

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月舉子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兩頭蛇自不死，非理之故也。埋一蛇獲二福，如埋十蛇得幾祐乎？埋蛇惡人復見叔教賢也，賢者之行宜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為乃見殺人之蛇。豈叔教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蛇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教之賢在埋蛇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纓子相見，講道纓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纓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樂紂不大死，堯舜樂紂猶為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者迹也，迹生時行以為死，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表，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為殤子，惡死何哉？

〔註〕

（一）寒菹

通作菹，能菜也。寒菹，即今人所食之鹹酢菜也。

（二）煙

即水煙也。一名馬，性喜吮血。

（三）華元子反

華元家，曾孫。

〔註〕

（一）為右師

子反即公子側，事楚莊王為司馬，見左傳。

（四）孫叔敖

楚人，相三子，即孫叔敖，楚相虞卿進之於楚莊王，為

（六）田文

魏國，門下食客，珠履三千。

〔註〕

（一）三去相而不悔

（五）兩頭蛇

蛇有兩頭，不祥之物也。

（六）田文

魏國，門下食客，珠履三千。

千人。父嬰。爲成王少子。
封於薛。號靖郭君。

問孔篇

錄二則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爲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

也如修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裸國。裸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裸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為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偽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註

①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曰試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②裸國

古國名。國人不着衣服。故稱裸國。

費

春秋魯邑名。即今山東費縣。

非韓論 錄一則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力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強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類。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

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為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操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為也。夫人所不能為。養使為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為。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罪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儻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贊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為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中。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驚。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

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剽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生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疎絕恥辱至身惟治身以况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為善哉以為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治德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為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註〕

〔一〕徐偃王

周穆王時徐子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導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為天瑞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令楚伐之偃王愛民不門遂為楚敗

〔二〕韓子

謂韓非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於黃老後使於秦為李斯所讒仰藥死著韓非子二十卷

〔三〕狂譎

周東海居士為太公望所誅

〔四〕華士

齊人為太公望所誅

〔五〕段干木

魏國魏人少貧且賤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踰垣而進之文侯執其廬待以客禮

〔六〕許由

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以天下讓之洗耳於潁水之濱不欲聞

〔七〕伯夷

孤竹君之長子伯夷既死遂餓死於首陽山

〔八〕陳氏叔

殺謂陳桓殺之賤人所居也

說日篇

錄一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

夫夜陰也。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人獨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郭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未之分。或曰。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則得無夜常為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

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夫十六道也。豈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既以倚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條矣。其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後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着地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而入地。地密障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為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九州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轅。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為出。遠者為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為入。澤以遠為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在。察之若屬。日亦在。

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堦塊。夫去百里。不見太山。况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既明矣。試使一人。把火炬。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即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則下。馬極北方之民。以為高南方為下。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為高。遠者為下。從北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天一有下字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或以日中為近。日出入為遠。其以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也。其以日出入為遠。日中時為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為近日。日出入為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上。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為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為近。出入為

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為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出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為效，又以星為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為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為中，旁則為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於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磴山，日月行遷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註

一東井

星名，即井宿也。

二牽牛

星名，在天河側，與織女星相對。

三九道

謂黃道一，赤道二，黑道三。

二西道二，青道二。

四危

屋棟上。

五扶桑

古國名，謂為日出處也。

六細柳

地名，謂為日入處也。

七磴

音磴，俗謂之磴。